

上

乾隆朝

陈亚先 水运宪 姚远 / 著



江苏古籍出版社

下

乾隆朝
王乾朝

陈亚先 水运宪 姚远 /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中国帝王中最长寿、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乾隆皇帝，风流倜傥，多才多艺，成就了河清海晏的千秋伟业。然而，乾隆刚愎自用，好大喜功，铺张奢华的个性使大清盛世悄悄滑向衰落。六十岁时，乾隆起用果敢干练、工于心计的理财能手和珅，君臣二人配合默契，相得益彰，借南巡之机惩办贪官墨吏，闲暇之余难免风花雪月。和珅殚精竭虑、忠心耿耿，如履薄冰地为主子效死，而乾隆对他恩威并施，既防又用，帝王弄权之术炉火纯青。和珅为留退路，不惜得罪皇亲国戚暗助十五阿哥博得军功，又利用各种场合不动声色地向乾隆美言，使十五阿哥在与诸皇子的明争暗斗中取胜，登上皇位。乾隆驾崩数天后，一代权臣和珅凄惨悲凉地被赐以白绫自尽，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……

ISBN 7-5063-2619-1



9 787506 326193 >

ISBN 7-5063-2619-1/1·2603 定价：39.00 元（上、下册）

上

陈亚先 水运宪 姚 远 /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下

陈亚先 水运宪 姚 远 / 著

王乾
朝隆

作家出版社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乾隆王朝/陈亚先, 水运宪, 姚远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3. 4

ISBN 7 - 5063 - 2619 - 1

I. 乾… II. ①陈… ②水… ③姚… III. 电视文学剧本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35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19315 号

乾隆王朝(上下)

作者: 陈亚先 水运宪 姚 远

责任编辑: 王宝生 韩 星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E - 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毕诚彩印厂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数: 700 千

印张: 25.25

插页: 6

印数: 001 - 15000

版次: 2003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063 - 2619 - 1/I · 2603

定价: 39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第一章

夜色如墨，大雨倾盆，天地为之一片混沌。

兰州古城外，大将军阿桂的军营隐设在重重的雨雾中，只剩个绰约的轮廓。一阵惊天动地的炸雷响过，紫色的闪电撕开漆黑的夜幕，将一长溜炮车上的“大清乾隆”字样照得寒光一掣。十几个清兵喊着号子，正在奋力往外推陷在泥坑中的大炮。他们被寒风冷雨浇得像落汤鸡一般，脸色铁青，哆嗦不止。

这时，几个面色凝重的将士快马如飞，冲进军营大门。马蹄踏得泥水四溅，营帐附近的清兵惊得喊声一片，那几人向阿桂的大帐奔驰而去。

无数旌旗在风雨中猎猎作响，不知有多少座军营深掩在大雨中……

阿桂中军大帐的外间滴滴答答漏着雨水，以阿德克新和哈图为首的八名八旗将佐跪在满是泥水的地上，雨水从他们的脸上不断流淌下来。他们神情紧张，忐忑不安地偷窥着背身站立的大将军阿桂，帐内气氛沉重压抑得让人窒息。冷风将案几上的蜡烛吹得摇摇欲灭，阿桂的背影被烛光映衬得异常巨大，那种含威带怒的震慑塞满了帐内的所有空间。

阿桂突然走到圆柱旁，摘下大刀，铁青着脸转过头来，虎目圆睁，杀气腾腾。

阿德克新等人大惊失色，一齐战战兢兢地磕下头去，颤声道：“大帅……”

阿桂厉声怒斥：“咱们打了胜仗啊，你们是准噶尔败兵吗？抢劫老百姓的粮食，哪像个班师回朝的样子！”

哈图委屈地：“大帅，军粮送不上来，兄弟们饿着肚子哪！”

阿桂冷冷地哼了一声：“哼，坏了我的军纪，还有脸说！”说着拔刀出鞘，寒光逼人。

哈图愣了一下，突然将脖子仰起，慷慨激昂道：“要杀要剐没二话！可大帅看在我们父兄一辈跟着您东征西战几十年的份上，让我们死在战场上！”

一颗雨滴落在刀身上，缓缓地流向刀刃。阿桂望着手中这把杀人无数的钢刀，沉思半晌，霍地收刀入鞘。他语气严厉地道：“军法无情，饶你们不得，拉出去，各打五十鞭！”

一队执法兵虎狼一样扑过来，扭住八个将佐，奔向大帐外的雨幕中……

中军大帐旁的一个营帐内，四面漏雨，雨水满地流淌。几个清兵用雨衣搭成一个小棚子，年轻书办和坤，伏在棚子下的一个马扎上，借着恍惚的烛光，毕恭毕敬地写着一份奏报：奴才阿桂跪奏……绿营将士奉旨回师，途经甘肃，大雨如注，连月不开，道路泥泞尺许，不能行军，炮车与兵械辎重更是难于运输，因此迁延日久，乞主子恕奴才迟慢之罪……

帐篷顶上的雨水淅淅沥沥地滴落下来，顺着雨衣的缝隙将稿纸滴湿，和坤轻轻摇了摇头，又重新誊写。好不容易和坤才将奏报写完，他小心翼翼地等墨迹晾干，然后谨小慎微地折起奏报，宝贝似的揣入怀中。

和坤披上雨衣，急匆匆跑进中军大帐外间，与正要出门的阿桂撞了个满怀。他慌忙下跪禀道：“门下和坤……”

阿桂不耐烦地打断道：“给皇上的奏报写好了？”

和坤恭敬地：“请大帅过目。”他边说边卸下雨衣，小心翼翼地从小怀里掏出写好的奏报呈上。

海兰察提着马鞭，带着一身雨水闯了进来，嘴里骂骂咧咧：

“妈了个巴子，这雨还有完没完，这么个破天气，炮车輜重走不动，军粮也送不上来。”

阿桂看完和珅写的奏报，吩咐道：“海军门，得赶紧派干练的信差，用六百里加急把奏报给皇上送去。”

和珅灵机一动，鼓起勇气上前请缨：“大帅，奴才愿做信差。”

阿桂闻言一愣：“你？”

和珅十分恳切地：“奴才领着三等轻车都尉的饷银，只当了书办的实差，情愿多出点力气。”

海兰察咧嘴一笑：“你小子是嫌大材小用了，没挣着军功，面上不好看吧！”

和珅谦卑地解释道：“回海军门，仗打完了，军功也叙完了，属下当一回信差，也算不得功劳啊！”

阿桂略做思索，点点头：“嗯，这一封奏报到了京城，皇上免不了还要询问详情，让和珅去一趟，倒也合适。”

海兰察笑道：“行，我看这小子不光笔头子快，嘴皮子也挺溜的，就是他了！”

和珅不失时机地打了一个千：“和珅领命！”

和珅起身施过礼，疾步走到帐门口，一股烟雾弥漫过来，侍卫手擎浸着油的火把，为和珅照明引路。

回到自己的营帐后，和珅简单收拾了一下，挑选了两个精明强壮的绿营士兵，冒着大雨，连夜兼程向北京疾驰。

紫禁城里，天蒙蒙亮，一只又一只灯笼被点亮，远远看去，像几条游龙在昏暗的长廊中游动。

一队太监提着灯笼轻手轻脚走进三道宫门，每进一道门，留下两个太监，最后只有乾隆的贴身太监高云从，进入最后一道门。高云从提着灯笼蹑手蹑脚地走进来，向身后一招手，一群御厨提着饭菜盒子鱼贯而入。

高云从和两个太监一面小心谨慎地侍候乾隆进早膳，一面偷偷察颜观色。

乾隆嘴里嚼着米饭，忽然感觉到了什么，叫道：“高云从。”

高云从忙答道：“奴才在！”

乾隆沉吟着问：“朕吃的不是新米吧？”

高云从谨慎地答道：“回皇上，内务府总管说了，库房粮食太多，各省还在不断地运来，实在装不下了，所以京官和奴才们吃的是前几年存下来的粮食。皇上再三吩咐，要君臣一体，但他们也不敢拿陈粮孝敬皇上，这是去年打下来的。”

乾隆一笑：“你们可真会当家呀。”

高云从吓得扑通一声跪下，连连叩头：“奴才不敬，奴才死罪。”

乾隆端起饭碗，连扒几口，没有言语。

高云从一头雾水地看着乾隆，神情忐忑不安。

乾隆哈哈大笑：“给朕吃什么米倒不紧要，要紧的是你们这帮奴才实在也跟着朕享了几十年的荣华了，怎么就脱不开叫花子的寒酸气？粮食多了先吃陈米，留着新谷变了陈米再来吃？朕的粮库可是有四千四百万石粮食啊，依着你们的算计，那就谁也不用想品尝新谷的清香了。”

高云从顿觉释然，连忙陪着笑脸：“皇上说的是，奴才们跟着皇上，有福都不会享，就这也该罚。”

乾隆摆摆手：“罢了，罢了。”

天还没亮，刘墉就睡眼惺忪地走出府门，他狠狠搓了搓脸，急急忙忙迈步上轿。

一位仆人跑上来叫道：“老爷！夫人吩咐让您带着路上吃。”说着递给刘墉一个小食盒。刘墉一边伸手接过食盒，一边催促轿夫：“快走吧！”

与此同时，在前门大街的一家客栈门口，与刘墉同殿称臣的钱沅啃着馒头解下拴在门口的骡子，翻身骑上骡背，匆匆离去。尹壮图擦着嘴从门里跑出来，飞身上马，追赶钱沅。

店家站在客栈门口，望着他们的背影，不胜感慨地摇头道：

“嘿，深更半夜就在这等着上朝，这官当得也忒苦了！”

刘墉、纪晓岚、钱沅、尹壮图等上百名红顶、蓝顶的官员汇集在紫禁城午门外，按官阶排队一声不响匆匆忙忙地鱼贯而入，穿过一道道宫门，向乾清宫大殿走去。

宫中甬道里，太监一传十、十传百的喊声由远及近：皇上驾到……

乾隆升须弥座，众官员甩下马蹄袖。待乾隆坐定，众官员齐刷刷地跪了下去。乾隆将手一抬：起来吧。

众官员站起，齐声道：谢皇上。

乾隆脸色晴和地环顾众官员，目光落在刘墉身上，叫道：“刘墉。”

刘墉躬身应答：“臣在。”

乾隆语调平和地问：“京城的粮库不够用了吗？”

刘墉恭敬地答道：“回皇上，臣正与工部核计，在丰台增修几座粮仓，还没来得及向皇上奏报。”

乾隆嘱咐道：“新修的粮仓一是要大，二是要通风防潮，这事你盯着点儿。另外还要查一查大清十八行省，老百姓有没有缺粮的，哪儿缺粮就往哪儿送。”

刘墉大声道：“臣遵旨。”

丁文光上前一跪禀道：“臣丁文光启奏皇上，户部的银库也要增修扩大才好。”

乾隆一听就乐了，哈哈笑道：“修啊，老百姓有句俗话，叫做‘叫花子捡了银子只愁没布包’。你这个户部堂官，难道也是捡了银子的叫花子？”言罢，纵声大笑。

六部九卿的官员受到感染，人人脸上洋溢着笑意。

乾隆笑意渐收，神色严肃地道：“富了，你们都不会当家，穷了就更难啊！朕让你们看一个会当家的，叫进来。”

殿外一声呼唱：“皇上有旨，王亶望觐见——”

众目睽睽之下，王亶望低头弯腰进殿，向须弥座前跪下，口中呼道：“臣，甘肃巡抚王亶望叩见万岁！”

乾隆抬手让王亶望起来，和蔼地问：“你在甘肃巡抚任上有六年了吧？”

王亶望回道：“回皇上，臣在甘肃，六年又三个月了。”

乾隆满意地点点头：“朕问你话，你要据实回奏。”

王亶望诚惶诚恐地：“是！”

乾隆眉头微蹙着问：“这几年甘肃旱情很严重？”

王亶望神色肃穆：“是，连着两年干旱，颗粒无收。”

乾隆叫道：“刘墉。”

刘墉精神一振，应道：“臣在。”

乾隆问道：“甘肃赈灾，户部动用了多少银子？”

刘墉如实禀奏：“回万岁，户部库银分文未动。”

乾隆略一颌首，将目光投向王亶望：“甘肃多少人口？”

王亶望脱口而出：“回皇上的话，除开衙门当差的和驻防士兵，当地百姓有九百六十五万三千人。”

乾隆沉吟道：“两年干旱，一省饥民九百余万，你在奏报中说，既没有百姓流离外乡，也没有发生民变，这很不容易，你是怎么维持的？”

王亶望应了一声，重又跪下，重重磕一个头，侃侃而奏：“臣为赈灾，在平凉道上开捐纳监，凡捐二百两银子或五十石谷米者，则可赏给国子监监生身份。臣所得捐粮，已发放给百姓，几百万两捐银除赈灾外，全数用于修缮圣祖行宫和桥梁水利工程，请皇上训示。”

乾隆心中激赏，却不肯形于颜色：“嗯，你跪安吧，朕会有旨意给你。”

王亶望品咂着乾隆话中的滋味，高应一声“是”，叩头起身，徐徐退下。

待王亶望去后，乾隆意味深长地环顾众臣，感慨道：“王亶望侍候两朝主子，几十年下来，一直勤奋当差，朕简拔他为封疆大吏，所到之处，无不政绩卓著，老百姓都舍不得他走啊。这一回他是进京来述职的，朕已经听过他的奏对了，今天叫早起，是让你们

一块儿听听，看人家是怎么当差的。甘肃闹饥荒，要维持局面殊非易事！可王亶望不仅能使一省灾民衣食无忧，还为地方百姓办了诸多实事，他这是深体朕爱养百姓之心，朕要嘉奖他，纪昀——”

纪晓岚上前一跪：“臣在。”

乾隆沉思了片刻，问道：“你说说，嘉奖王亶望的旨意里，给他安上个什么名目？”

纪晓岚激动不已，大声道：“皇上，王亶望公忠体国，爱民如子，以臣愚见，称得上一代名臣。”

乾隆不由一笑，起身走下御座，笑着问：“好你个纪大才子，那你说朕算什么？”

纪晓岚朗声答道：“皇上是盛世之君，一代英主！”

乾隆摇摇头，感慨万千地叹道：“你呀，到底是一介书生！王亶望是名臣，朕就算不得英主了。名臣是怎么来的？君主无能，多少大事都由臣下料理，做臣下的就有无数功绩载入史册，这就造就了一代名臣；奸臣是怎么来的？是因为君主不英明，两眼一抹黑，看不清奸臣当道；还有一种权臣，又是怎么来的呢？是因为君主轻信，身边的人越俎代庖，甚至代司天子之职，留下千古笑话！古往今来，朝代更替，你们去翻翻史册，名臣、奸臣与权臣的记载连篇累牍，英主贤君就凤毛麟角了。秦始皇一世枭雄，可惜有个奸臣赵高啊！人都说李世民是盛世之主，朕却一直替他惋惜，他离不开魏征这个名臣。唐明皇也曾被人称道，可他毁在权臣杨国忠的手里。朕御极以来，常常反躬自省，万年之后，后人评论朕这一朝，若说有名臣、奸臣、权臣，朕就愧对苍天后土了。”

众臣闻言深为折服。

纪晓岚由衷钦佩，正色答道：“皇上一席话鞭辟入里，臣终生受用不尽。”

刘墉善于察颜观色，立刻接话道：“皇上言传身教，臣等获益匪浅，王亶望能深体圣意，爱养百姓，也是皇上调教出来的。因此，臣以为他算得一个忠臣。”

乾隆脸上洋溢着难以掩饰的得意之色：“不错，朕这一朝，要

的就是这样的忠臣，朕要额外地嘉奖王亶望，纪昀！”

纪晓岚道：“臣在。”

乾隆大声道：“拟一道旨意，着王亶望仍在甘肃巡抚任上，署理陕甘总督，并加恩赏戴三眼花翎。”

纪晓岚应道：“遵旨。”

昔日热闹非凡的德胜门大街被清道后，显得有些空落落的。

一溜官轿停在城门口，刘墉、纪晓岚等朝中大员正在送别王亶望。王亶望头戴乾隆新赏的三眼花翎，衣着也特别光鲜亮丽，显得踌躇满志。

纪晓岚玩笑道：“亶望兄，你也知道我老纪就喜欢大块吃肉，到了甘肃，有什么好的野味，可别忘了我纪昀啊。”言讫大笑。

刘墉语重心长地：“亶望兄深受皇上倚重，前程无量，好自珍重。”

王亶望爽朗地笑道：“甘肃是穷地方，但皇上既然如此信得过王某，我一定不负圣望，替皇上管好一方百姓，还望列位大人多加顾看。”

纪晓岚拱手道：“亶望兄上车吧。”

王亶望正欲登上车轿，这时满身尘土的和珅与两名随从快马飞驰而来。

一个随从大呼：“六百里加急！六百里加急！”

众官员闻言一怔，纷纷闪避。和珅一行策马疾驰而过。

王亶望吃了一惊，回头看着和珅远去，神色有些不安。

接到军报后，乾隆有些心神不宁。他思前想后，疑虑重重。

掌灯时分，他派人召刘墉、纪晓岚到养心殿东暖阁议事。

君臣礼毕，刘墉、纪晓岚细读御案之上阿桂那份带着汗水泥浆的军报，面面相觑，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谁都没敢言语。军报上“途经甘肃，大雨如注，连月不开”一行字赫然醒目！这行字下有一道重重的印痕，显然是乾隆愤怒时用指甲留下的。

乾隆面沉似水，在窗前来回踱步，然后盘腿坐于炕上，若有所思。

刘墉、纪晓岚躬身而立，大气都不敢出。

乾隆严肃地问：“阿桂被大雨困在甘肃两个多月了，你们说该如何措置？”

纪晓岚慎重地答道：“皇上，绿营被大雨阻住，实在是老天的缘故，怨不得阿桂拖延，请皇上体谅，慰勉几句才好。”

刘墉进言道：“十几万兵马被困两个多月，粮饷一定供应不上，四川、河南今年大熟，存粮甚多，请皇上敕令这两个省尽快接济；再者，雨季太长，军中一定多病，特别是伤兵的药材更应及时供给。”

乾隆没有表态，只是意味深长地扫视着这两位大臣。

刘墉、纪晓岚都是聪明绝顶的主儿，此时都低头不语。

沉默了片刻，乾隆突然问：“阿桂的信差在哪儿？”

翌日清晨，小鸟啾啾，清脆悦耳。

和珅衣甲未卸，在自家小院中沮丧地徘徊踱步。

这时屋门“吱呀”一声打开，和珅的夫人冯氏走了出来，忧心忡忡地问：“爷的差事办砸了？”

和珅轻轻摇头，叹了一口气。

冯氏怔怔地看着和珅埋怨道：“唉，千里万里的送军报回来，进了家门不吃不喝，连儿子也没看一眼，你倒是说句话，别让人揪着心啊！”

和珅神色幽幽地问：“夫人，知道我为什么要争一份送信的差事吗？”

冯氏不假思索地：“你是想着这个家。”

和珅感叹道：“是啊，我想家，可我更想能借着这个机会见皇上一眼。”

冯氏放下下心来，笑着摇头道：“唉，我知道你恋主。平常写字儿，总是仿着御笔。做诗，也爱学皇上的御制诗。官没有做大，一

股心劲儿早就跟在皇上身边了。”

和珅激动起来：“唐人有两句诗，‘生不愿封万户侯，但愿一识韩荆州’，何况当今皇上英明天纵，博大仁慈，别说是秦皇汉武，宋祖唐宗，就是周朝天子尧舜之君也比他老人家不上！和珅怎么能不倾心向往啊！”

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从远处传来，和珅听见脸上涌起一阵欣喜。

几匹快马来到门前，御前侍卫翻身下马，大声喊：“皇上有旨，和珅觐见！”

和珅大喜过望，高声应答：“遵旨！”

一路上，和珅既激动兴奋又有些惴惴不安。老天有眼，梦寐以求的时刻终于来到，怎样才能把握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呢？和珅在心里暗暗盘算着。

和珅跟随着太监来到养心殿，偷眼见乾隆端坐在御案前，脸色平和。他忙上前行三跪九叩的大礼。

乾隆没有抬眼看他，眉头微皱地盯着那份军报问：“你刚从西北军中来？”

和珅的声音不高，但字字清晰地答道：“是，奴才奉命送来军报。”

乾隆狐疑地接着问：“甘肃下大雨？”

和珅点点头：“是，大雨不断。”

乾隆又问：“道路泥泞，人马走不动？”

和珅如实禀道：“是，烂泥有一尺多深。”

乾隆若有所思地吐了一口气：“唔……”

大殿内一片沉默。和珅鼓起勇气，壮了壮胆，终于决定不等乾隆问话，主动奏道：“皇上，大军进入甘肃两月有余，奴才算了算，一共下了四十七天雨。”

“哦？”乾隆像是愣了一下，转眼看着和珅问：“你算得那么清楚？”

和珅认真地答道：“是，如果是两个半天，奴才就折算成一天，

刚好四十七天。”

乾隆脸色为之一变，显然是兴趣盎然了：“你起来回话！”

和珅叩一个头，缓缓站了起来，这是他第一次近在咫尺地面对万乘之尊的大清皇帝，激动和景仰之情使得他声音发颤：“谢皇上。”

乾隆审视着和珅，这个应对自如，仪表不俗，却也有些拘谨的年轻人，使他生出几分欣喜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和珅恭敬地：“奴才和珅。”

乾隆笑着问：“是满人？”

和珅字正腔圆地道：“是，满族钮祜禄氏，属正红旗。”

乾隆点点头，和蔼地问：“你在阿桂军中当什么差？”

和珅有些惭愧地道：“奴才不长进，靠祖上军功，袭了三等轻车都尉，在阿军门下是书办。”

乾隆好奇地：“三等轻车都尉去做书办，不是低就了吗？”

和珅坦诚地道：“回皇上，奴才没本事，只配做书办，就算低就，也是为国家出力，比闲着没事好。”

乾隆想了想，感叹道：“怎么会闲着没事？钮祜禄氏的子孙少说也有几百号人吧，养花呀，养鸟呀，泡茶馆呀，逛戏园子呀，忙都忙不过来哪！”

和珅摇摇头：“回皇上，这些，奴才都没学会。”

乾隆哈哈一笑：“没学会？那就是学过喽？”

和珅正色答道：“是，奴才十四岁的时候养过一次鸟，家母知道了，动了家法。从此奴才只读书习剑，不敢玩物丧志。”

乾隆脸上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喜悦：“这么说，你是自己要去做法书办的喽？”

和珅回道：“是，奴才毛遂自荐。”

乾隆一笑：“好你个毛遂！计算晴雨天气也是书办的差事吗？”

和珅言语恳切地：“回皇上，奴才既在军中，就要研习军务，阿军门说了，行军打仗，天气最为紧要，因此奴才多留了一份心。”

乾隆顿了顿：“甘肃有这么长的雨季？”